

从
前



Congshu

丛书

对影丛书

从前
Cong Qian



河北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从前 / 崔自默著；王沂东绘。—石家庄：河北教育出版社，2005.1
(对影丛书)
ISBN 7-5434-4893-9

I. 从… II. ①崔… ②王… III. ①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②油画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
IV. ① I267 ② J22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037073 号

责任编辑 / 康丽 张子康

装帧设计 / 郑子杰 肖辉 郭丽娜

版式设计 / 王忠海

出版发行 / 河北教育出版社

(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)

出 品 / 北京颂雅风文化艺术中心

制 版 / 北京图文天地彩印制版有限公司

印 刷 / 深圳佳信达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/ 787 × 1092 1/16 12.75 印张

书 号 / ISBN 7-5434-4893-9/J · 381

出版日期 /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

定 价 / 58 元



一九六七年生于河北省深泽县。字之
言、存止，
别署独上、
橐庵、龠
楼、信芳
士，硕士，
士。工书画
文。有《崔自默篆刻集》《章草》等著述。

崔自默

号无言居士，
大弓，室名有
斋、湖西小
楼。工学学
艺术史学博
篆刻，能作

序言

遇见崔自默，我们都习惯地叫“崔老师”，这么称呼

主要还是因为他的学识和做人。认识他也有几年了，加之为河北同乡，交往起来便格外随意，有一种比别人更亲切的感觉。由于工作关系，我有较多的机会同他接触，也就有了较深入的了解。

他出生于农村——一望无际的冀中平原上，是农民的儿子。他有严厉正直的做中学教师的父亲，有勤劳善良的慈母，他从小就生长在那个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小村子，左邻右舍都是淳朴得不能再淳朴的农民。从那时起，那里的一切铸就了他素朴自然的品质，至今不变。

《对影丛书——从前》即将付印，不料崔自默嘱我为他的书写篇序言，作为此书的责任编辑，在感到荣幸之余，当然平添一分压力。在阅读这本书稿时，我被感动得几度热泪盈眶，情不自禁，惟此一缘，我决定放胆提笔，以谢他的信任与鼓励。

在此书中，他讲述了他的从前主要是少时的一段经历。语言平实而平实、简练而简练，没有藻饰，没有美化，没有夸张，甚至很少用修饰之词，然而就是在不紧不慢的笔墨之间，却蕴藏着巨大的

能量。在这能量的“场”中，我在不经意中感动共鸣，这使曾在农村生活过的我，仿佛是在读我自己，开始惊奇竟有那么多的相似——那全都是真实，因之而产生的共鸣与惊奇，应和着书中承载了太多的重负却默默无言的人们，化做一幕幕真实的景象，携带着强烈的情，延展开去，于是，自己童年早已模糊的往事，被一一拾捡起来。

文中他用大篇幅写了父亲和母亲，那是感人至深的所在，那是刻骨铭心的难以用言语来传达的意绪。他的父母对孩子有着最深沉的爱，在艰苦的环境中，在物质贫乏的条件下，他们以独特的方式抚养教育着孩子们，以自己的血汗为孩子们铺筑着前进的路。“树欲静而风不止，子欲养而亲不待”，这是他在失去恩父慈母之后发出的最粗重的惋惜，也是对人生无奈之旅的最长声的嗟叹……

《从前》一书中所描述的是极生活化的事物，虽然其生活背景是我这一代人没有经历过的，但通过他的描述，立刻展现了一个尘封的醒目的时代！故事从他的旧家的小院子开始，秫秸门、猪圈、压水机、油灯、老槐树、狗、知了、跳蚤……他能把这细微的东西写“大”，把深藏心底的潜移默化了他一生的过去写“活”，确乎超群拔俗、大家手笔。

在特殊中挖掘普遍，在现实中寄托理想，在平凡中寻求伟大，我想，他的寓意正在于此吧！

康丽

二〇〇四年二月

目
录

1
前边的话

3
小院

12
老槐树

13
零花钱

14
上学去

17
别耽误孩子

19
黑草纸本、第一支钢笔
和第一块手表

21
做好事

22
看蛇精去

23
教室里的事

25
生产队

28
棉花地

30
浇园、锄草

32
拉土

34
打坯、扣坯、烧砖

37
打麦场

38
猪圈和猪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⁴²
鸡和狗 | ⁶¹
端午节和八月十五 |
| ⁴⁴
兔、羊、土元 | ⁶³
新衣服 |
| ⁴⁶
蝈蝈、蝉蛹、麻雀 | ⁶⁵
路上 |
| ⁴⁸
爬瓜、投枣 | ⁶⁹
上中学 |
| ⁵⁰
看电影、看戏 | ⁷⁶
自己管自己 |
| ⁵²
打扑克和自制手枪 | ⁸¹
父亲 |
| ⁵⁵
推碾子 | ⁹¹
母亲 |
| ⁵⁶
过年 | ⁹⁴
后边的话 |

前边的话

我永远忘不了故乡村里的那个小院以及在那里度过的那段少时岁月。

也许，这里记述的过去的一些琐碎情景，是我一生中最值得珍视的东西，它不可再来，它是通向我未来的路，我从那里走过。

过去的事情，虽然回忆起它没有多少实际用途，但它深深地扎着根，时时袭上心头，挥之不去。很奇怪，有时在慌乱之中，偶尔回忆起来，就顿然冷静起来，塌实许多。

有些东西，只属于自己。这些越来越远去的记忆，我一直想写下来，生怕随着岁月的流逝在不经意中把它淡忘；但我又不急于去碰它，因为我没有信心使它完好如初。原型一旦破坏，无疑会后悔，况且，我一直想，这些纯属于自己的东西，有写出来的必要么？

儿子今年五岁，而我们的同龄生活之差别是那么大。他离我不算远，只相差三十岁，但我的过去，也是作为他的“老家”的那个小院子，以及发生在那里的我的事情，他一点儿也不懂。我对父母的那种深刻的记忆和感情，他更是茫然无知。又快清明节了，父亲去世快七年了，我仍然不敢带儿子去扫墓，因为他不会明白我在父亲墓前的痛楚和表现。想到这儿，我便沉浸在一种莫名的悲哀之中。

小时候吃的东西，面条、菜粥、饺子、干菜包子、面疙瘩，今天仍然最喜欢吃，大概那是我真正的生活之源。

在城市里许多年了，这里的精彩和复杂实际上远胜过去，但奇怪的是，我晚上所做的所有的梦，几乎仍然是少时在家乡的情景，那里的街道依旧，人物依旧。

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虽然我日益懂得生活中时刻都有快乐，但我忘不掉过去的快乐，在老家小院子里生活时的那种快乐。



2002年5月27日回老家，领四岁半的儿子在门前留影。他哪儿会明白我内心的感受，他哪里知道这个院落曾经发生过的一切。门前台下是压水机，已干涸多年了，月季花、石榴花是当年父亲所植。



将又离去，不知何日再归。锁上铁门，与妻、子在门前留影作念。



在村东北头，去南马村姨家的路上，在小河沟边停下车来，日已西斜，与儿子留影。阳光灿烂，天地宽阔。

小院



1980年我们家和叔叔家一起照的全家福(背景的门不是我们家,那只是因为照相光线方便而已)。在南张庄村就我们姓崔,说“崔家门儿里”就是指的我们。

我出生在河北省深泽县大直要乡南张庄村,一个农家小院子。

小院子的大门在东北角,朝东三米开外就是东邻家的高墙。大门是秫秸制作的,木条结构,栅栏式样,狗可以从下面破损的缝隙中自由出入。

进了大门,是一个有顶棚的小厅样子的过道,用以搁放烧火做饭用的干柴,那时也燃煤,只是要花钱买。小厅的西南面通向院子,旁边有一个小门,连着那个狭小的作为厨房的东屋。

小东屋灶台旁边右侧是碗架子,架子上面有一个盛炒菜油的黑罐子。

上小学时放学回家,从墙壁上挂着的篮子里拿一个玉米饼子,用刀切成两

片,从黑罐子里用小勺儿弄几滴油出来,滴在饼子上面,再撒些盐,两片对上,转圈一搓、抹匀,吃起来香得直流口水,吃完后香味带在身上。

小东屋的西墙上,开有一个不大的窗口,面向院子。饭菜做熟了,就从这个窗口端出去。天好,就在院子中央摆上桌子凳子吃饭;若下雨刮风,就搬到门厅或者西屋子里去。夏天雨季,有时连下几天雨,屋顶就容易漏水,在墙角沿着泥土做的墙壁弯弯曲曲地流出一道道浅沟来(书法中所谓“屋漏痕”者正是)。

七八岁时,我和哥都在小东屋学做饭。大人还没放工回来,我们就把水烧开,红薯洗干净,切成块下锅,待开锅后撒玉米糁下去,一开锅,就盖好锅盖,等父母回来,一锅玉米糁红薯粥就已熟了。此外能做的,还有红薯干儿粥、北瓜粥,与做红薯粥的步骤基本一

左邻

王爷小屋

厕所

墙

北

821

叔叔家

0

0

七七

八八

杨
树

土
堆

影壁
放壁车

小
北
屋

窗

锯台

梯子

火元

算子

锯

石鼓

火

(X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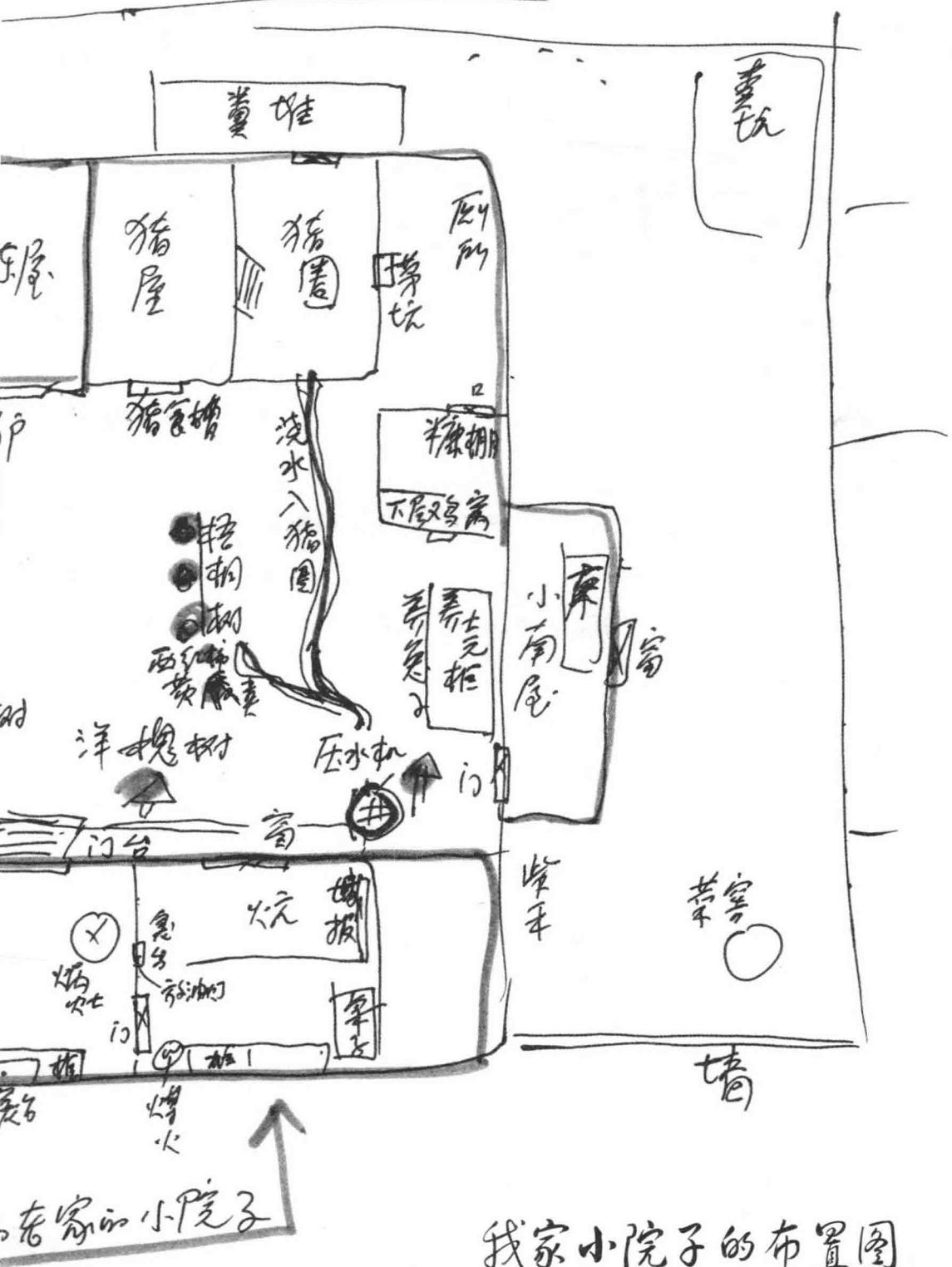
(W)

门

青砖

大槐树

南孙庄村第十七生产队



我家小院子的布置圖



春节期间父亲和母亲合影。

样。等再大一些，我和哥学擀面条，哥有劲，和的面硬，面条也长。我只能擀软一些的面，面条不长，但父亲评价说：味道不同，各有优点。

小院子里的生活很简单，就像那时的吃食，一年四季，基本一样。最好吃的当然是饺子，平日则最喜欢吃晚上母亲做的白菜炝锅面条。鱼之类的高级东西，是没有见过的。饭熟了，盛一大碗出门，邻居们蹲在胡同里边吃边闲聊。大家吃的基本一样，所以不至于有攀比心理。

北屋不高，是外面包砖的坯墙，里面盛着各种农具和杂物，取个钉子、铁丝什么的就到里面的各箱子里找。听母亲说，最早时北屋子里面也住人，冬天霜雪挂在房梁上，奶奶脚凉，父亲就把奶奶双脚暖在怀里。有了较高大的西屋之后，北屋就成了偏房，我记得里面也做过饭，锅台就在一进门的西墙边下。有一次哥哥回家，以为锅里是剩下的红豆米汤底子，用勺子舀了就喝，味道不对，才、

知道那是母亲准备炒菜用的黑油。

北屋前面有一棵桃树，春天，雪融化后不久的湿润的地面上，灿烂的桃花开出来，粉红色的花瓣，鲜绿的新芽。还有一棵香椿，爬到屋顶上掰些香椿嫩牙，可以炒鸡蛋。

西屋是正屋，我就出生在那里。因为是西屋，早晨可以最早看见东方的

亮光。西屋的台阶前，有四棵洋槐树，夏天开花，满院甜味。

西屋房顶是我最早登高的地方，可以看到前后左右邻居家的院子里面。房顶最大的用途是晒粮食，麦子、谷子、玉米、高粱或者红薯干、干粉之类。晴天时从屋子里把粮食往房顶上挪，装在桶里或者布袋里，用粗绳子往上吊，绳子磨着屋檐的砖，经年后留下一个挨一个的深沟。站在屋檐边往上吊东西，是我想象中最可怕的事情，那需要力气和胆量。

上小学时，晚上看书点油灯，是柴油，比煤油便宜；灯是用一般玻璃瓶子制作的，铁盖子中间打一个孔，灯芯用粗绳子或者绵纸做成。灯火苗小了不亮，挑大了则油烟腾腾地往上冒，离得近了，一会儿鼻头儿都是黑的。

在西屋，我和哥哥住南头的一间。炕挨着东墙上的窗户，西墙边放着装有粮食的水泥柜。父亲闲暇时，在炕上放上吃饭用的矮方桌写毛笔字，偶尔也画几笔，就贴在那墙上。记得最清楚的是父亲书写的王勃的诗《杜少府之任蜀州》，其中“海内存知己，天涯若比邻”的句子，父亲给我讲解时，我很激动。受父亲的影响，我也开始写毛笔字，家里没有什么“颜柳欧赵”之类的字帖，父亲也没有什么兴趣指导我，所以我那时只是糊涂乱抹一通，还在黑漆西屋门上写“万事如意”。